



水泥橋文化

◎李懷

「過橋喔！阿媽，厝要到了。」阿媽去世的那天，我坐在阿爸那輛老舊的汽車裡，手中捧著一張阿媽的黑白大頭照，眼珠底漣漣滑下兩條彎彎小河，嘴巴裡喃喃自語地念著。

原來，橋是回家的路，沒有橋，阿媽和我便不能回家。從那日起我才發現橋上的天空好寬、空氣好涼，才知阿媽不喜歡都市叢林，一棟棟高樓都是天空的障礙，熱氣在都市迷宮的十字路口，回不到自然的家。

橋曾讓我碰觸到流動空氣，讓我看到溪河水面上坐著水鳥，魚兒在清晰河底玩耍，橋也讓我想起最想念的阿媽。



<我心目中的一座橋>

日前，因參加時報基金會舉辦的「我心目中的一座橋」徵文活動而獲獎。我心目中的一座橋是在阿媽去世後，為了把阿媽的靈魂牽引回家，藉由一句句「過橋」的呼喚，而注意到橋在我們生活空間中的位置。橋連結起我與阿媽在一起生活的點點滴滴，橋是通往家園的必經之路。

八月十日下午在時報大樓舉辦頒獎典禮時，我代表大專組致詞——在致詞前，我反覆思考台灣有沒有橋的文化？有沒有河畔文化？我心中疑惑著。

上台時，我有感而發地說：

「現在的台灣沒有橋的文化，有的祇是水泥橋文化。從這次的得獎作品可以看出，每位作者所寫的橋大都為回憶童年當時的橋，如吊橋、藤橋、木板橋等，這都是一、二十年前的事情，我們亦可看到作者行文最後，以前的一座座美麗的橋，現在都變成灰白而粗糙的水泥橋。」



<我心目中的一座橋>

童年的記憶呼喚著每一個人，有河的地方就有座橋，有橋的地方橋下就有優游的魚兒。童年的橋是自然的，河水是乾淨而有生命力，橋不僅疏通兩岸的空間，橋也扮演了回憶童年的橋樑，橋頭的另一邊即是故鄉。童年時走過的木板橋軟軟的，像是一個遊戲場所，走在橋上提心吊膽，深怕掉進水底，但又調皮搗蛋，在橋上嘻嘻哈哈，橋頭下的河畔邊有孩童時的影子，坐在河岸旁釣魚或直接跳進溪裡游泳、捕魚。記得每回走在鄉間吊橋，都會用力跳、用力踩踏在橋板上，橋因而搖搖晃晃，心底也盪盪漾漾，臉則泛起兩個小酒渦笑嘻嘻。腦海裡還記得當時的我會在橋上向四面八方吶喊，向自然告白青春。有時就索性讓春風夏雨親吻臉頰，看魚群搖著尾巴向大海那一邊悠然竄去，橋上與橋下都那麼具有生命力，自然而美麗。

童年的橋，它的造型是富有變化的，不會像現在一座座長方灰白似棺木的水泥橋，死板板冷冰冰地躺在污染的河川上，動也不動，就像河旁漂的死魚死狗一般。記憶中的拱橋、吊橋、木橋等，每一座橋



<我心目中的一座橋>

就是一捲底片，底片裡藏著一個年輕稚氣笑臉，傻裡傻氣地站在橋上搔首弄姿，小橋流水與童年的我，構成一幅青春自然的畫面。

然而，隨著科技的進步，台灣社會經濟的發展，童年時的橋不合現在交通運輸的要求，一座座老橋、吊橋、藤橋、木板橋等紛紛被拆毀，替換的是簡單、粗糙、沒有變化性、無色調的水泥橋，這樣的橋樑設計，祇單純考慮到結構安全等工程因素，每一座水泥橋藉由同樣的複製過程被擺放在全國每一條河川上。橋缺乏人文的考慮，沒有色彩與活潑樣式，景觀被忽略了，橋的造形全國劃一，橋不再那麼自然，橋在記憶中慢慢褪色，在生活中被忽略或視而不見，橋祇剩下交通運輸的功能，橋頭與橋上的活動力完全消失，橋下更是荒蕪一片，魚兒早在河岸上曬成條條乾癟魚乾，人們不會再停留在橋上駐足觀看四季變化的腳步。

都市裡的小孩沒有黃土地綠草皮的自然記憶，更別談橋在他們心中的位置，橋早在他們的生活空間消失，溪河可因橋樑的阻離而阻礙



<我心中的一座橋>

難見。所以現在的小孩失去了橋的文化，遑論河畔文化。有的祇是街頭巷尾水泥製的天橋、地下橋，完全人工造的橋，橋祇供人們快速通過，四面的水泥更加強人們的冷淡疏離，河水上的自然之橋就這樣在人們的記憶中消褪。

「對我而言，台灣另外一種橋的文化，即『過橋文化』。閩南話裡的俚語有一句話『過橋』，是指人過世後，親人帶著他的骨灰或靈位，每經過一座橋，要對死者喊：過橋！以免死者的靈魂迷路不能回家。」典禮繼續進行著，我如是闡述。

記得阿媽出殯的當天，我沿路喊著「過橋」，怕阿媽的靈魂回不到家。那時我才發現台灣的橋好多，車子開不到幾分鐘就要通過一座橋，橋的確在我們的生活中幫了大忙。

「過橋文化」普遍流傳在台灣民間社會，原來橋對人們有這樣的宗教意涵。橋把人們的距離縮短，無論在時間或者空間上，橋都扮演了最佳的角色。在清朝時的台灣，因為河流阻斷人們的往來，當時造



<我心目中的一座橋>

橋不易，因此台灣分為北、中、南三個市場圈。人們如果要過河就要到渡船口坐船，有的地方不能供船行駛就用藤綁在河的二岸，人踏在藤上搖盪過河，非常危險，當時許多原住民來往平原山地就經常靠藤橋。

到了日本時代，因為日本以縱貫鐵路把過去北中南三個相互隔離的市場圈打通，使全島變成一脈連線的交通網，為了讓火車能過河，所以當時很多橋是為了火車而設。由於橋的連結，使台灣北中南的交通能夠便利交流，因為交流而使各地的台灣人經濟互動、認識來往，因而把當時一些貨幣、度量衡等流通媒介統一起來，這些流通媒介的統一加速了市場的流通化，這對後來台灣各地的統一化與均質化有很大的幫助。橋在無形間，促使台灣社會的人們活絡交往，也使居住在台灣土地的人有機會一窺曾經美麗的福爾摩沙。

由於台灣各地方多河川，每一條河流都跨著無數座橋。橋於是連結兩岸的村莊、聚落，橋因此成為每個小村莊的地標地界，橋與村民



的生活結合在一起，沒有橋便不能上班上課或到對岸的田地耕作。橋更代表著村民的出發歸來、生離死別、守衛攻擊等象徵，橋成了村民生命線的延伸，當然橋下的蝦魚更是村民賴以為生的重要物資。

橋是村民生命線的延伸在這次賀伯颱風來襲可以明顯看出。從電視畫面上，台灣幾處村莊部落賴以為生的交通要道橋樑被洪水沖斷，村莊部落的居民馬上面臨斷糧的危機，生命受到挑戰、威脅，與外界來往的必經之橋斷了後，他們像生活在荒郊孤島中。然而橋之所以斷裂，並不能完全怪罪公共品質或工程技術，橋與溪河的生命是相互結合在一起的，上游的水土保持做得不好，再堅固的橋也會應強洪暴雨沖斷而垮。台灣山林在山老鼠（盜伐者）與山老虎（官員）的嚴重摧殘乃眾所皆知之事，濫伐濫墾之下，洪水成災也是必然現象。再加上水泥工業以開山怪手向大自然發動一波波殘酷的殲滅戰，一排排的林木被一再的輪暴掠奪，繁密樹林，一夕間猶如和尚光禿造型。從空中望去，本應是一片翠綠迤邐山脈，忽然呈現一塊白晳晳的碎裂山壁，



<我心目中的一座橋>

一條條大地疤痕可以清楚看見。這樣的水土保持，難保下游的橋樑不會應山洪爆發而被摧毀。

水泥橋文化並不會孕育出河畔文化。這一代的年輕人記憶中已經沒有我們從前童年時的橋的文化，有的只是幾個比較醒目的大橋如澎湖的跨海大橋或西螺大橋。什麼時候我們才會有電影中那座鄉鎮裡紅紅的麥迪遜之篷橋，小雖小，但充滿人文氣質，又顯現文化特色。台灣的經濟奇蹟，讓我們開始學會計算環保成本，到底我們的社會要被污染到什麼階段，我們才會懂得去做心理環保。希望在你我的心目中不要再建築一座冰冷的水泥橋。